

【導讀】

淺論小說之神志賀直哉

◎王嘉誥

提起志賀直哉，很多本地讀者或許都不甚熟悉，但在日本文學史上，志賀直哉被譽為「小說之神」，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另外，志賀直哉也影響了諸多後代作家，從日本的芥川龍之介、橫光利一、小林多喜二等，至中國的周作人、郁達夫等皆然。日本學者中村光夫更曾言：「大正時期的作家中，沒有一個像志賀直哉這般，對於日本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即便是森鷗外、夏目漱石，就這一點而言，也不及志賀直哉。」另外，武田麟太郎也評價志賀的文學是「日本文學的故鄉」。對於志賀直哉作品的魅力，我們有必要在台灣進行引介。

白樺派的崛起——志賀直哉的「先驅性」

明治四十三年，以文學來說，自然主義文學達到了全勝的高峰。田山花袋在《棉被》中的書寫，毫不掩飾地暴露出自己的私生活，這樣的寫作風格成了當時的文壇主流。在這時也有不少作家對於自然主義文學末期這種頹廢、封閉的傾向進行批判及反思。以武者小路實篤、志賀直哉為

首的「白樺派」便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興起。

明治四十三年四月，白樺派的文藝雜誌《白樺》創刊，開啟了白樺派的文藝運動。這群來自資產階級、貴族階層的文藝青年們，打著「反自然主義文學」的旗幟，以「自我肯定」為中心思想。不僅實踐在文學上，更推廣至美術領域，透過藝術追求「自我」成為他們共通的職志。然而，初期的白樺派文藝活動被視為上流社會特權階級的文藝，並未受到重視。

進入大正年間，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，人民自我意識抬頭時期漸漸成熟，白樺派取代自然主義成為大正文學的主流。大正元年九月，文藝專門雜誌《中央公論》刊載了志賀直哉的中篇小說《天津順吉》，志賀的文壇知名度提高，在文壇確立了一席之地。在這篇以志賀自身青春時期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中，主角強烈追求自我的態度，受到當時許多年輕人的推崇，影響深遠頗具意義。

志賀直哉確立了日本的「心境小說」

大正三年，志賀直哉在《白樺》四月號發表了《偷小孩的故事》之後，便進入長達約三年左右的停筆期。大正六年五月，志賀在《白樺》上發表《在城崎》，志賀的文學生涯進入中期。停筆之後再出發，其創作主軸從早期的「強烈自我」轉移到「調和的心境」上。大正六年，志賀將與父親多年以來的對立及和解的過程寫成小說《和解》，發表於《黑潮》十月號。此一作品受到極佳的好評，文壇上也將志賀尊譽為「小說之神」，確立了他在文壇上巨擘般的地位。其中，芥川龍之介更提到：「讀了志賀的《和解》後，開始討厭寫自己的小說」，從芥川之言可見其所受到的衝擊。昭和二年在與谷崎潤一郎的論爭中芥川在其文學生涯最後的評論《文藝的，過於文藝

仿志賀直哉風格的「私小說」。

這樣的小說。志賀的文風更對芥川後期文學創作風格產生了重大影響，爾後，芥川便開始撰寫模

二〇二二年諾貝爾文學家得主莫言曾言：「毫無疑問，好的作家，能夠青史留名的作家，肯定都是文體家。」在與王堯這番談話中，莫言更進一步表示：「我對語言的探索，從一開始就比較關注，因此我覺得考量一個作家最終是不是真正的作家，一個鮮明的標誌就是他有沒有形成獨特的文體。」如果要說到志賀作品的魅力，我想那就是獨創一格的文體吧。

下面，讓我們透過實際的例子，具體看看志賀文體的特徵。

志賀直哉的魅力——簡潔的文體

遠處可見的電車的頭燈，不一會就朝我接近。車內並不擁擠，我在對面車門入口附近找到了空位子坐下。右邊是位穿著束腳褲（*Боты*）約五十歲的婦人，左邊有位大概是少年工的十七、八歲的孩子背對著我，因為最外側的座位上沒有扶手，他就面對著車門橫坐著。我剛上車時跨了這孩子的臉，他閉著眼睛，不雅觀地張著嘴，上半身前後大幅晃動。那不是他故意搖晃，而是身體向前傾，又挺起來，接著又倒下去，這樣反覆不斷。就算是打瞌睡這樣反覆不斷，也令人不快。於是我就坐在與少年工人有些距離的位置上。（《灰色的月亮》）

這是志賀戰後作品《灰色的月亮》中的語句。有別於其他作家如工匠般雕琢的語詞，或是如天馬行空般的想像；相比之下，在本作品中利用電車中所看到的少年之日常性的事物，描寫出戰後日本社會黯淡的情緒。在志賀文學中所使用的語言表達，都是基於自身生活體驗或是身臨其境的實際觀察。志賀透過日常性的物象、事物，化日常性為非常性，來觀察世界、觀察人生。少年工、婦人、電車車廂內，志賀透過實實在在的尋常景物傳達出微妙的意境。志賀的小說至今仍能引起許多讀者的共鳴，便是那你我都曾經歷過的日常生活情境。

再看這部短篇名作中堪稱經典的結尾：

身旁的乘客們再也沒人談起那少年工。我想是因為無能為力吧！我也是那其中一人，什麼也幫不上。如果當時帶著便當，或許為了讓自己安還會把便當送給他。即使是給他錢，就算是白天的都不一定能買到食物，更何況是晚上九點，更不可能買到。我把著黯淡的心情在澀谷站下車。這是昭和二十年十月十六日的事。（《灰色的月亮》）

除了上述的簡潔的語言表達之外，志賀文學最吸引人的，莫過於其具有節奏感的文體。從車廂內旅客的沉默、到自己束手無策的心境，在這短短四行的文字中，每一行都沒有多費筆墨。每一行中都充滿了戰後日本社會黯淡的情境。讀志賀的作品，隨手翻開一頁讀任何一段任何一行，都不會覺得索然無味，這無疑就是源於其富有節奏感的文體。

大陸著名翻譯家林少華提過：「文學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審美，而審美在文學作品中通過語言述及高節奏感的文體，形成其獨特的文體，成為他獨樹一格的寫作方式。造陌生化審美效果。」有別於文學藝術上這種非常規性的語言表達方式，志賀透過簡潔的語言敘述及高節奏感的文體，形成其獨特的文體，成為他獨樹一格的寫作方式。

志賀文學巔峰代表作《暗夜行路》

《暗夜行路》是志賀直哉唯一的長篇小說。寫作時間長達十七年，再加上其前身（時任課作）的創作，整個創作過程長達二十六年之久，跨越了志賀文學創作生涯的各個時期。耗費長時間醞釀寫成的《暗夜行路》，發表後受到熱烈的迴響，之後更被收錄在日本高中國語課本中。一提到志賀直哉，大多日本人都會想到《暗夜行路》。

有關本作品的主題可以討論的東西極多。有學者認為本作品描寫的是「性慾」，也有學者著重於作品中「命運意識」等，這部看似簡單的作品，實則內容龐雜，有著多樣化的故事結構。要駕馭如此多的故事情節，以及高達兩百三十五人的小說人物，在細節上難免有缺漏，就有學者批判本作品時間排序的突兀、結局的不盡合理等等。但個人認為最重要的，應該是去閱讀志賀簡易文字背後所蘊含的省思，這才是他的作品堪稱經典的真正要素。

日本三二一大震屆滿四年，在我們批判大自然的無情，並重新思考大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之際；在《暗夜行路》中所寫到的：「課作（本書主角）覺得自己的精神與肉體逐漸溶入大自然中。大自然像氣體一樣，無法用眼睛看到，以無限大包圍著小如芥子的他，他慢慢溶入其中——

回到大自然的感覺是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快感。「的思想，對當今社會深具啟發意義，值得讀者仔細去品味、思考。

（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）

【譯者序】

志賀直哉與《暗夜行路》

◎李永熾

1

在日本，志賀直哉被目為近代寫實主義的完成者；他的文章不僅選入中學教科書，同時也因行文明確簡潔，而被視為文章的楷模。基於這種原因，他已成為日本「近代文學之神」。

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日，志賀直哉生於日本宮城縣石卷町。這是位於北上川河口的小港埠，居民稀少。生時，父親直溫三十歲，身任日本第一銀行石卷支店（分行）的職員。母親銀，時年二十歲，是伊勢國龜山城主家臣佐本源吾的女兒，出身武士家庭。父系家族，亦累代出任相馬藩，明治維新後，祖父直道仍擔任相馬藩的家令。因此，不論父系或母系，都是武士世家，志賀直哉明顯地含有武士的血緣。可是，父親直溫在明治時代卻走上了實業家之路，累積了龐大財產。

志賀直哉兩歲時，父親辭去第一銀行之職，遷回東京，住進祖父母的家。家在東京麴町內幸町的相馬藩邸。然因長兄直行生下後不久，即告夭折，祖父母認為是直溫夫婦疏忽所致，硬把直